

《芬兰史》

图书基本信息

《芬兰史》

内容概要

芬兰是北欧地区的重要国家，战略位置十分重要，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载维·科尔比著《芬兰史》是“世界历史文库”一种，共分八章，介绍了从中世纪到二十世纪末的芬兰历史，可读性强。

书籍目录

序言

第一章 中世纪的疆界

第二章 瑞典的遗产

第三章 从斯德哥尔摩到圣彼得堡，1780-1860

第四章 萌芽中的国家，1860-1907

第五章 独立的国家，1907-1937

第六章 战争与和平，1939-1956

第七章 吉科宁时代，1956-1981

第八章 从民族国家到欧盟国家

大事记

芬兰总统

选举与政府

注释

导读

索引

译者说明

《芬兰史》

精彩短评

- 1、.....在圖書館啃了近兩個小時，才啃到第二章。痛苦，看不進去啊，看了下一頁忘記前一頁啊，怎麼這麼晦澀啊。【对了，这本书啃完了。但是完全捋不出来故事，也是醉了。】
- 2、读完第一感受就是suomalainen太能吃苦太厉害了，曾经在历史的夹缝中求生存，然而勤勤恳恳不屈不挠的走到今天，对比下敝国在他们穷苦的年代的富裕及今日差距，真感慨。翻译不好，然而因为佩服他们，还是五星！ps.谢谢亚马逊，谢谢DHL，让我在旧年收到这本书！
- 3、一直对这种细致的历史书籍又爱又恨，总觉得历史书籍提供的信息或许琐碎，但是又不可或缺。这本芬兰史侧重讲政治史，当然不仅仅是政治制度的变迁，它还讲到了社会背景的转变，若要了解芬兰的历史，这本书显然是不够的，虽然它钻研得比较深。
- 4、入門通史。
- 5、对巴锡基维和吉科宁时代时代的描写，还不如CIA的一份名为“Finlandization in Action”的特别报告描写得井井有条。ps.本书译者纪胜利是专门研究冷战时期的北欧的，结果他翻译的却是中世纪那一部分
- 6、很快翻过。与民俗学史对读，才更看出为什么先有卡勒瓦拉，后有芬兰国家。不过独立后的政治史叙述就没民俗学什么事了...
- 7、跟恶霸做邻居，还真是辛苦呢.....翻译得很别扭，但插图和图解很好看。

章节试读

1、《芬兰史》的笔记-第3页

这些在极北部定居的人被12世纪挪威历史描述为“令人遗憾地崇拜虚构的上帝的人”，即卡累利阿人（Karjala——来源于wiki，书上没写这个词）
奎尼人（Kweni——这个是书上的）
霍恩芬兰人（Hornfinns——这个是书上的）
比阿米人（Biarmi——这个是书上的）

奎尼人和比阿米人通过皮毛商人途径为人所知，似乎是在白海与波的尼亚湾最北端之间的地区活动。对于挪威人来说，霍恩芬兰人可能是萨米芬兰人（SamiFinns，挪威最北端的地区称为芬马克（Finnmark））。

卡累利阿人在12-13世纪开始从他们在拉多加和奥涅加的中心地区分散开来，向东到了北德维纳河的入口，向北到了北冰洋沿岸，在那里他们同挪威人发生了冲突，而在西方则与海梅部落发生冲突。同时，他们同样开始受到东正教和诺夫戈罗德公国的影响和控制。

中世纪欧洲的“芬兰人”作为原始猎人、行巫术者和向搁浅的水手们兜售急需品的小贩的形象，很大程度上应归因于北大西洋冒险者们的描述。

关于居住在波罗的海沿岸和逐渐定居在偏远地区的人们的文字描述缺失。不过13世纪一则关于从丹麦到东波罗的海航路的描写显示，这是维京时代一条很好的海路，考古发掘同样显示西部芬兰人了解并应用了维京人的造船技术。

“芬兰”一词在中世纪已通用，不过采用它的地区仍不清楚和被错误界定。

- 1.作为加强中央权威的手段；
- 2.指某些部落，如海梅。

芬兰作为一个政治实体在11-13C能生存下来，归因于他们在相当于现今瑞典中部平原的地区逐渐建立起自己的领地。……“十字军东征”是芬兰成为瑞典王国一部分的时期开始的标志。

2、《芬兰史》的笔记-第99页

转网文：尚未查到在哪页

19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的改革把芬兰经济与社会从早期严格的限制中大大解放出来。商业和技术工业从一系列管制中解脱，而且法规建立了现代经济的基本框架，众多授权银行与有限责任公司得以运作，同时还赋予了公民自由追求从事他们所渴望的贸易，无论是在城镇还是在乡村。1869年的《教会法令》就是首个对路德教会主导性权利的破坏，不过路德教会仍然保持着唯一官方宗教的地位，在几十年间维持着对信仰自由（或不信教）的限制。

随着1865年教区大会被村镇委员会所取代，而且1869年又将教会对教育的控制权交付国家机构，教会的世俗功能被削减了，到了19世纪80年代其剩余权威也备受自由派和异议人士诟病。在受到良好教育的人群之中，一种抛弃宗教的表现自世纪中叶起便明显起来，但农村人口和城市工人阶层大体未受影响，直到19世纪末。在乡村前往教堂还是一种社交机遇，使生活在分散农庄的人们得以相聚在一起。联系方法的改善导致农村的开放，例如年轻人俱乐部或禁酒运动，各个小学的扩散，以及村社价值及习俗的褪色趋向于冲击这种稳定性。但，即使教堂不再是从地方事务到个人道德的全能控制者，或是处在社会活动的核心位置，有组织的宗教仍旧在芬兰人生活中占据着一个重要且中心的位置。教会变得日渐关注有关信仰的事务和教义及行为的焦点被神职人员和世俗人员所激烈争论。

现在，当社会党人选择准备将最高权力更多地授予议会时，遇到了保守派的挑战，这个挑战利用

了1772年政府法案的条款，构想了一个摄政会议，以作为这些权力暂时的持有者。社会党人使出了拙劣的伎俩，确保后来的提案在11月8日的议会获得通过；之后，社会党人又做出了与农业党人合并的努力，以保证这项基于最高权力（同时又忽略了任何有关外交和军事的事务）的法案在11月15日再次得到确认，并将其作为一种推行“地方政府选举权的改革”和“48小时工作制”的方法。现在，议会多数派的态度在是否要组织一个强力政府的问题上摇摆不定。罢工带来的混乱、不守纪律的俄国军队在芬兰的继续驻留、缺乏一个有效的警察机构，以及因俄国革命引起的并波及芬兰的混乱所造成的威胁，使得除社会党人以外的党派集合到斯文胡伍德这个消极抵抗的老手身后，他允诺将采取强有力的措施重建社会秩序。在11月26日，这是芬兰历史上第一届、也是唯一的一届由议会任命的政府（由斯文胡伍德领导）。在慎重考虑之后，左翼党派放弃了夺取权力的想法，这主要是由于他们无法从纯粹的社会党政府那里赢得超过半数的支持，尽管他们在彼得格勒成功地开辟了道路，但事实上，却被一个决心在任期内严格执行法律和保持社会秩序的政府逼进了政治孤立的境地。

社会党人赞成独立，但对于是否应该通过与苏联磋商来实现这个目的存有争议。斯文胡伍德勉强接受将其作为得到外国承认的必要前提条件，并于1917年末前往彼得格勒去接受苏联人民委员会承认芬兰共和国主权独立的决议案。但俄国军队在芬兰领土上继续驻留，使斯文胡伍德相信，德国是保障芬兰独立的最大希望。由他所开创的两国之间的接触最终促成了一系列协定的签署，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最后一年将芬兰置于德国影响范围之下。

3、《芬兰史》的笔记-第2页

9000多年前，很有可能是充满诱惑的森林吸引了来自南部和东部的定居者。中石器时代的史前文物和遗骨揭示了一种基本位于沿岸和主要水系广阔地带的渔猎文化。从大约公元前3300年起，相当于现在芬兰最西面的地区形成了一种新的文化，该地制造具有篁纹特征的陶器。到大约公元前1500年左右，北欧青铜器时代开始时，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带出现了在同斯堪的纳维亚和中欧的交往中，西部和南部海岸的居民受到强烈影响，这些偏远地区继续从东部受到文化上的刺激。在河谷和沿岸平原更加富饶的土地上，农业开始成为文化常态；在北部和东部的森林和沼泽地区，渔猎文化继续兴盛。

4、《芬兰史》的笔记-第1页

芬兰完全可以称得上现代史上巨大成功的传奇之一。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芬兰从欧洲北部边缘一个贫穷的农业地区变成今日欧洲联盟内最繁荣的国家之一。这一经历令人瞩目，但绝非一帆风顺。1918年，芬兰自俄国统治下取得独立，伴随而来的是痛苦的内战，在芬兰政治肌体上烙下的伤痛持续数十年。从1935年到1945年，芬兰经历了三次战争，两次反抗苏联，一次抗击德国。期间除蒙受巨大伤亡外，还失去了几乎十分之一的领土。作为独立的共和国，芬兰政治史在20世纪大多数时间里深受冲突之困扰，与今日芬兰呈现之和谐一致的欧洲良好一员形象相去甚远。作为一个不再牌苏联阴影之下、自信而又坚定的欧盟成员国，芬兰在过去20年里的再造，还伴随着对民族历史和民族身份的重新认识。特别是，芬兰不久前还处在严格的审查制度下，它作为清洗运动的一部分，与所谓“真空带”的东欧国家不久前的检查制度不无相似之处。

5、《芬兰史》的笔记-第1页

北欧构成今日芬兰共和国包括水陆在内共338 145平方公里的自然轮廓，成型于大冰期之后。退去的大冰川冲蚀了芬兰-斯堪的纳维亚大陆的结晶红岩后，在它身后留下了数千个浅湖、蛇丘、鼓丘，以及犬牙交错的海岸线，由于陆地还在从巨大冰川的压力下恢复过来，这样的海岸线仍然不断地从海洋中浮现出来。只是在芬兰极北端，陆地才高出海平面1000米以上。在东面，曼塞尔凯丘陵是分别向西注入波的尼亚湾和向东注入白海的河流的分水岭。芬兰中央和东部庞大的湖泊系统被进一步向东南方的南海岸延伸的众多同海岸线分割开来。内陆地区几乎四分之一的表面被水所覆盖，进面有20%为湿地，多半是沼泽和泥淖。除了极小的一块突出的陆地位于北纬60度线以南，芬兰可称得上是欧洲大陆所有国家中最北面的，它从波罗的海北岸绵亘1000多公里直到北冰洋。

6、《芬兰史》的笔记-第1页

夏天温暖，但很短暂；冬季漫长、黑暗和寒冷，不过地区之间有很大差别，西南部地区积雪的覆盖平均70天到110天，东部地区160-190天，北部地区则是200-220天。北方土地上的居民们不得不学会在寒冬、洪水泛滥的春季生存，也包括反复无常的夏季，因为5月或8月的霜冻可能会破坏农作物。这有助于形成这样的文化：顽强的适应力、忍耐以及辛勤的劳作受人尊敬。

7、《芬兰史》的笔记-第21页

这几页主要写的是芬兰怎样受到宗教的影响，芬兰和瑞典的关系，

18世纪早期历史学家阿尔戈特·斯卡林（Algot Scarin）确信：亲基督教的纪念物或防御地点的缺少表明，芬兰的宗教仪式必定与其他北欧国家有所区别，而当芬兰人仍处在不开化状态时，瑞典人早已拥有了适合自己的最高权威。

尽管一般而言，十字军的强烈动机是把十字架及其福音传递给那些不信教者和异教徒，但并没有造成公共政治机构建立过程减缓的重大影响。

尽管有了某些布道活动，然有限。

教皇的信件表明瑞典人同样进行了十字军东侵，不过直到丹麦军队最终把注意力转向芬兰湾南岸，并且在1219年征服了爱沙尼亚的林登尼斯要塞之前，他们并未打算在芬兰建立长期的政治存在。

至13世纪中期，在严格意义上的芬兰相对富饶的平原上和分散的奥兰群岛上存在着一个可以辨识的基督教社会。主教教区最终在奥拉河岸建立起来，并在后来600多年里成为芬兰国都的地方教区大教堂开始兴建，即图尔库（瑞典语：阿波）。对海梅人布道开始，同时，俄罗斯的天主教也开始积极活动。

（然后俄罗斯和瑞典又斗争了一段时间，还有其他民族的，比如蒙古、立陶宛什么的）

瑞典王国巩固的标志：在以下王朝期间

芒努斯·拉杜洛斯王朝（1275-1290）

芒努斯·艾里克松王朝（没写年代？暂时不查了）

瑞典贵族议会的建立、行政管理机构和财政组织的出现，以及法典的确立，成为王国巩固的最明显标志。

此期间，芬兰地区实际上被并入瑞典王国，由国王的代表芬兰大公监领。

有一个治理颇有方的女王玛格丽塔。统治丹麦、挪威和瑞典。

然后她去世后，挪威、丹麦的联邦国王和瑞典权贵又有了矛盾。

《芬兰史》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